

臧懋循的藏书著述与编刊销售活动研究

赵红娟¹

(浙江外国语学院 浙江文化走出去研究中心, 浙江 杭州 310023)

【摘要】: 臧懋循藏书不仅特色鲜明,而且与其著述编刊活动密切相关。数量多、版本秘的元杂剧收藏是其最大特色。这与臧懋循喜好词曲、能利用一切机会访书有关。臧懋循著述编刊活动大致可分为创作撰写、编刊校刊、辑评校阅三类。其编刊活动主要以盈利为目的,而且获利丰厚。

【关键词】: 臧懋循 藏书 著述 编刊 销售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I207.22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671-3079(2020)05-0092-09

臧懋循是明代诗文作家、戏曲理论家、藏书家、出版家,在我国戏曲史、藏书史、出版史上均有重要地位。作为明万历以来金陵诗社雅集活动的核心成员,其诗在当时颇具名气。其《负苞堂文集》所收众多词曲序引,是我国戏曲理论史上的宝贵财富。他删改、评点和刊刻的《玉茗堂传奇四种》,国内外众多图书馆均有收藏,引发历代学人的关注和评论。他数量庞大、版本稀见的元杂剧收藏,使其成为我国藏书史上著名的元杂剧收藏家。特别是他编刊的《元曲选》,几乎成为三百多年来被读者所接受的唯一选本兼全集本,在我国文学选本中的崇高地位只有《文选》可以媲美。^{[1]259} 本文系统考察了臧懋循藏书、著述、编刊以及销售活动,希望有助于学界对他的深入研究。

一、藏书活动及特色

臧懋循藏书的最大特色是数量多、版本秘的元杂剧收藏,这与其喜好词曲、能利用一切机会访书有关。《元曲选序》曰:“予家藏杂剧多秘本。顷过黄,从刘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种,云录之御戏监,与今坊本不同。”^{[1]114} 延伯即刘承禧,以荫袭锦衣卫官。其曾祖刘天和是明正德三年(1508)进士,官至兵部尚书。臧懋循此次访书是在明万历四十一年(1613)春送孙子闵世基至河南汝宁完婚的归途中。从刘家究竟借到多少元杂剧,臧氏自己说法不一。其《元曲选序》说“借得二百五十种”,但其《寄谢在杭书》却说“于锦衣刘延伯家得抄本杂剧三百余种”。^{[1]151} 又《复李孟超书》曰:“仆壬子冬(1612)携幼孙就婚汝南,归途出麻城,从刘延伯锦衣家借得元人杂剧二百种。”^{[1]142} 究竟是二百五十种,还是三百余种,或二百种,目前已无法考证,但即便是新增二百种,再加上臧懋循原先所藏杂剧,其数量亦足以惊人,足以使其成为中国私家藏书史上著名的元杂剧收藏家。关于刘氏这批录自御戏监的元人杂剧的质量与价值,臧氏评价亦时高时低。在《寄谢在杭书》中,他说:“止二十余种稍佳,余甚鄙俚不足观,反不如坊间诸刻皆其最工者也。”^{[1]151} 而《复李孟超书》则说,得到这些杂剧后,“展看殊快意”^{[1]142},说明颇有些价值。《元曲选序》的评价则更高:“与今坊本不同。因为校订,摘其佳者若干,以甲乙厘成十集,藏之名山,而传之通邑大都。”^{[1]114} 似乎《元曲选》的编定,功劳主要归因于这批杂剧。对此,笔者以为,《元曲选序》的说法有拔高之嫌。因为臧懋循刊行《元曲选》是一种商业行为,强调其底本之异,拔高其价值,可以吸引购买者。

臧懋循往湖北麻城刘家访书,是从河南汝宁返回浙江途中,并非顺路,而是绕远道。此前在赴汝宁途中,臧懋循亦安排出时间,

作者简介: 赵红娟(1970-),女,浙江义乌人,浙江外国语学院浙江文化走出去研究中心教授,硕士生导师,文学博士,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与文化。

基金项目: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(10BZW050)。

造访了朗陵陈氏遗书。《寄谢在杭书》曰：“去冬，挈幼孙就婚于汝宁守，因过朗陵，访陈海伯家遗书，乃知《天中记》及《学圃菴苏》所引用书目，皆非其家实有也。”^{[1]150-151}朗陵乃今河南确山，陈海伯即陈耀文，《天中记》与《学圃菴苏》为其所编之书，分别列入《明史·艺文志》类书类、杂家类。盖两书所引之书甚多，臧懋循对这些书颇有兴趣，所以特意相访。尽管此次访书无甚收获，但从臧懋循这样的访书劲头，可以想象其藏书的与日俱增。《荆钗记引》就记载，他游历河南开封时，曾从友人王思延处访得周藩王府所藏“与今坊本大异”的古本《荆钗记》。^{[1]123}

在臧懋循交往的人物中，有不少是著名藏书家，如许自昌、徐(焄)、梅鼎祚、虞淳熙、焦竑、冯梦祯、潘之恒等，亦可想象相互间的赏书、借书、抄书。臧懋循《题六臣文选跋》提到，曾于南京冯梦祯官署赏玩冯氏“平日所秘珍宋板书”《文选》^{[1]123}，数年后之明万历庚子年(1600)，臧氏访冯梦祯于杭州西湖，“因索观前书”^{[1]123}。臧懋循亦藏有《文选》珍本，并情有独钟，不轻易借人，至于其他书籍，一般慷慨相授。其《答钱司理书》曰：“所谕《文选》，苦无副本，此走斯须不能去身者，如方命何？《左传》《庄子》《楚辞》《唐诗选》《艺苑卮言》，敬授使者。”^{[1]134}著名曲家潘之恒曾两度访书于臧懋循，臧氏亦慨然以秘本相授，“书检婢嬛秘”“欲微秘笈亲相授”^{[2]卷一《访臧晋叔》}。臧懋循曾托友人李孟超访求秦王所藏词曲善本，其《复李孟超书》曰：“向见周宪王乐府，大有元人风致。计秦王故藏，必多善本，幸一访之以见寄，亦病中良药也。”^{[1]143}以上书籍赏玩、借阅、访求之例，不仅体现臧氏之嗜书，亦多少表明臧氏藏书之来源以及流通情况。

从上述情况来看，臧懋循藏书内容广泛，并不仅限于词曲。除了藏有《左传》《庄子》《唐诗选》等常见的史部、子部、集部书籍外，他亦感兴趣于《天中记》《学圃菴苏》所引偏僻之书。其诗集收藏，可从其《古诗所》《唐诗所》的编定窥见一斑。这两部总集卷帙浩繁，一为五十六卷，一为四十七卷，“自《三百篇》迄唐中晚，搜遗订讹，厘别体类”^{[3]卷二十三}，必须有一定的诗歌别集、总集收藏为基础。其《答曹能始书》即曰：“又闻赵玄度所辑中晚唐诗，丈悉抄录于《蜀中续梓诗纪》，不审果否，便间幸示之。仆两年间亦颇有所搜罗。向见徐兴公云，建宁杨氏有诸写本，未尽散失，拟于明岁过贵省访之。”^{[1]145}臧懋循还收藏有文征明《西苑诗》，“此卷所录《西苑诗》，比吴门刻本，肥瘦迥异，尤为得意之笔”^{[1]124}。

臧懋循之藏书不仅特色鲜明、内容广泛，而且与其编刊活动密切相关。《元曲选》的编刊即与其丰富的元杂剧收藏有关。《仙游》《梦游》《侠游》《冥游》四录的刊刻亦与其对杨维桢弹词的努力搜求有关。其《侠游录小引》曰：“余少时，见卢松菊老人云，杨廉夫有《仙游》《梦游》《侠游》《冥游》录各四种，实足为元人弹词之祖，每恨无门物色之。后四十年而得《仙游》《梦游》二录于里中蚕姬家，校刻行世矣。”^{[1]122}十年后，臧懋循又于长兴寿圣寺得杨氏《侠游录》，“较前二录小异，而豪爽激烈大过之，摹写当时剑仙诸状，若抵诸掌”^{[1]122}。这是个残本，脱落者十二三，臧懋循“为详其首尾，绎其意义，仿而足之”^{[1]122}，并附之梓。臧懋循后来还觅到了杨氏《冥游录》，朱彝尊就曾说他“购得杨廉夫《仙游》《梦游》《侠游》《冥游》弹词，悉镂板以行”^[4]。

二、著述与刊刻活动

关于臧懋循的著述与刊刻活动，1934年刊《臧氏族谱》卷一《艺文志》(以下简称《谱志》)、清同治十三年(1874)修《长兴县志》卷二十九《艺文》(以下简称《县志》)等均有载录，现予以分类考述。

(一)创作撰写

其一，撰《负苞堂诗选》五卷与《负苞堂文选》四卷。臧懋循本人选定，明天启元年(1621)由其第三子臧尔炳刊刻行世，已影印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和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。臧尔炳识语曰：

孤尝于过庭时，间及风雅。府君以自选杂体诗百五十余篇示孤。¹孤请益，府君不许，曰：“若不知杜必简氏名之藉藉而诗之寥寥乎？”孤请梓，府君复不许，曰：“若其待之。”亡何，府君见背。哀毁荒迷中，笔研都废，独不能不为先人不朽计。因携其稿若干册，谒茅先生孝若，谋可否。先生曰：“子姑承遗命，嗣为续集可也。”孤乃并府君文合付剞劂。文尤散逸不可稽，今亦但刻其存而自选者。^{[1]60}

可知,这只是臧氏本人精选部分,实际所作远不止此。《谱志》卷一所载臧懋循诗歌 27 首,就有 8 首不见于《负苞堂诗选》。

关于臧懋循诗文集,各家著录不一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七十九、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一百九十四、《县志》《谱志》均著录臧懋循《负苞堂稿》九卷,当即臧尔炳刊《负苞堂诗选》五卷、《负苞堂文选》四卷。然《谱志》同时著录有《负苞堂集》十二卷,不知何据。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二十五也在《负苞堂诗选》五卷《负苞文选》四卷外,同时著录《负苞堂集》,然非十二卷,而是十卷。又《县志》引董斯张《吴兴备志》,言《负苞堂集》八卷。臧懋循究竟有没有《负苞堂集》,《负苞堂集》到底是十二卷、十卷还是八卷,它与现存的《负苞堂诗选》五卷、《负苞堂文选》四卷,即《负苞堂稿》九卷,究竟是什么关系,这些都存疑。

关于臧懋循诗文创作,其友人章嘉祯云:“破眼万卷,诗成有神。说者谓其绝句似李供奉、王龙标,五言近体似宋员外,七言近体似岑嘉州,惟不善杜少陵,每极口讥弹之。为文取材于古,匠心斐然。”^{[1]180}章氏的这番话可以让我们了解臧懋循对杜甫的态度,2至于对其诗文的评价显然是溢美。时人冯梦祯对臧懋循之诗就不看好,说其诗歌水平还比不上姚伯道书奴骆俔。《快雪堂集》卷五十曰:“姚(伯道)有书奴骆俔,美而能诗,于徐茂吴斋中见其《九秋诗》,复于张仲初扇上《阳台梦》排律甚佳。人言臧晋叔为其润笔,臧殆不及也。”^[5]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臧懋循诗文确实是一个问题。

总的来说,臧氏在明代诗坛还是颇有声誉的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·丁集上》、朱彝尊《明诗综》卷五十八、陈田《明诗纪事·庚签》卷十三均选其诗。朱彝尊赞扬他为磊落之士,说他虽与明代后七子之首王世贞宴游,但诗歌“不堕七子之习”^[4]。据笔者看来,臧氏诗歌,特别是一些写景抒情诗,清新可取。如《江上送曹能始别》诗曰:“相望江亭晚,尊空客渐稀。杨花不解别,到处逐君飞。”^{[1]160}大概是受臧懋循本人风流放荡行为的影响,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七十九在评价其诗歌时,想当然地说:“多绮罗脂粉语,未免近靡靡之响。”^{[6]1615}就《负苞堂诗选》而言,臧氏诗歌还是挺严肃正统的,不少诗歌关心时事,放眼社稷。如明万历二十年(1592),宁夏致仕副总兵哱拜叛乱,明军一开始吃了几次败仗,臧懋循忧愁国事,作《壬辰书事》诗。同年,日本丰臣秀吉侵略朝鲜,明朝以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经略援朝,臧懋循作《代送宋司马》《出塞》等诗。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七十九曰:“懋循善顾曲,元明杂剧皆所梓行。故词曲序引屡见集中,亦其结习之所在也。”^{[6]1615}在《负苞堂文选》中,最有价值的就是这些词曲序引,它们表达了臧懋循的戏曲理论主张,是戏曲史上的宝贵财富。臧懋循认为诗、词、曲源本出于一,但又各有特点。戏曲用语,需六经子史语、稗官野乘语,“雅俗兼收,串合无痕”^{[1]115};戏曲情节千百其状,人物多种多样,作者必须“人习其方言,事肖其本色”^{[1]115};戏曲强调音律,必须“精审字之阴阳,韵之平仄”^{[1]115}。此即臧懋循在《元曲选后集序》中提出的著名的“作曲三难”说:情词稳称之难、关目紧凑之难、音律谐叶之难。戏曲创作只有做到事必丽情,音必谐曲,才能“使闻者快心,而观者忘倦”^{[1]121}。臧懋循还把戏曲作品分为名家和行家两类,称名家以“文彩烂然”见长,而行家则以“摹拟曲尽”为特点。^{[1]118}臧懋循注重戏曲的舞台实践和对生活情状的真实表现,大力推崇本色派的元杂剧作品,择选其中百种而编成《元曲选》,以尽元曲之妙,这是对明代中叶以来曲坛讲究骈俪之风的否定。臧懋循批评汪道昆《高唐梦》、张凤翼《红拂记》等骈俪派作品,说它们“非不藻丽矣,然纯作绮语,其失也靡”^{[1]116},而推崇本色的元人杂剧,说它们“妙在不工而工”^{[1]114},这在当时有现实意义。

其二,《金陵社集》八卷。《谱志》《县志》及《千顷堂书目》卷三十一均著录。它是以曹学佺为核心的,包括臧懋循、陈邦瞻等名士在内的金陵雅集活动的唱和诗集,非臧懋循一人所作。其编者亦非臧懋循,而是曹学佺或其门客。《县志》卷三十一曰:“《金陵社集》,闽人曹学佺能始所辑也。”^[3]钱谦益曰:“戊子中秋,余以银铛隙日,采诗旧京,得《金陵社集诗》一编,盖曹氏门客所撰集也。”^{[7]463}钱氏《列朝诗集》中的《金陵社集诗》,选录臧懋循等 16 人诗作 32 首。

其三,撰《文选补注》十五卷。《谱志》著录,佚。如前所述,臧懋循对《文选》有偏嗜,“斯须不能去身”^{[1]134}。

其四,撰《元律令》一篇。《谱志》著录,佚。

(二) 编刊校刊

臧懋循编刊校刊的工作并不相同,其中《元曲选》是编辑、删改与刊刻;《古诗所》《唐诗所》《棋势》《六博碎金》是编辑与刊刻;《古本荆钗记》与《仙游录》等主要是校正与刊刻,其中《侠游录》有十之二三是臧懋循补写;《玉茗堂传奇》四卷是删改、评点与刊刻。

其一,编辑、删改与刊刻《元曲选》一百卷、图一卷。《元曲选》分前、后两集,前集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三年(1615),后集刊行于明万历四十四年(1616)。每集收杂剧50种,两集共100种,包括元人杂剧94种,入明的元人作品6种。在各种同类选本中,作品数量之多仅次于《也是园古今杂剧》。《也是园古今杂剧》钞本与刻本共242种,虽然数量多,但可确定为元代作品的不超过50种,而且名作少,流传不广。而《元曲选》不仅网罗了元杂剧的精华,而且《灰阑记》《陈州粳米》等15种作品还是孤本。不仅如此,《元曲选》所采用的底本通常也是较好的,校讎和刊刻的质量精良。其所收作品,体例一致、正衬清楚、科白齐全。每折后还附有“音释”,为杂剧欣赏、演出和研究提供了方便。除此之外,《元曲选》前还附有《天台陶九成论曲》《元曲论》等元代及明初重要的戏曲论著。正因为如此,《元曲选》几乎成为三百多年来被读者所接受的唯一选本兼全集本。^{[1]259}

臧懋循编刊《元曲选》时对元杂剧进行了修改。他写信给谢肇淛说:“比来衰懒日甚,戏取诸杂剧为删抹繁芜,其不合作者,即以己意改之。自谓颇得元人三昧。”^{[1]151} 历来学人对此颇多诟病。时人王骥德在《曲律》中就说,《元曲选》“句字多所窜易,稍失本来”^{[8]170}。同郡后学凌濛初在《谭曲杂札》中也批评他校刻《元曲选》“时出己见,改易处亦未免露出本相,识有余而才限之也”^{[8]260}。清人叶堂更是非难臧氏的删改,认为简直就是一个孟浪汉,文律与曲律皆非所知,埋没了许多元人佳曲。^[9] 郑振铎编《古本戏曲丛刊》摒弃《元曲选》,其主要原因也是《元曲选》对元杂剧的窜改。^[10]

评价臧懋循修改元杂剧的是非功过,实际上需要考虑四个密切相关的问题:一是臧懋循到底改动了多少;二是臧懋循的修改到底是改好还是改坏;三是元杂剧原本是否存在;四是选本质量的高低对其生命力和传播效果的影响问题。根据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,《元曲选》本与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等的不同,并非都是臧懋循所为,臧氏只是在明刊本基础上进行修订,其改动并不大。^[11] 元杂剧是一种通俗文艺,处于随时改动之中,并不存在所谓的元杂剧原本。^[12] 臧懋循的修改基本上是使剧本的质量提高,使得它们不至于因为粗陋繁芜而淹没于世,“导致的是受众范围的扩大,传播效果的增强”^[13]。因此,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,臧懋循的修改应是功大于过。^[14]

其二,编刊《古诗所》五十六卷附《历代名氏爵里》一卷。现存明万历刊本,有自序、《凡例》。《凡例》后有“金陵徐智督刻”一行。《凡例》及正文每半页10行,行21字,小字双行同。白口,四周单边,有行线。所用竹纸,薄而韧。臧懋循自序末署“万历癸卯夏日书于青溪客舍”,后钤印“博士祭酒”“臧懋循印”。此序亦收入臧氏《负苞堂文选》卷四,略云:

《诗三百篇》以降,作者无虑百千万言,而撰定之家最著者,无如萧德施、左克明、郭茂倩,或摘小疵而掩全璧,或综乐府而遗声诗,要以称得所,犹未也。明兴,北海冯如言氏《诗纪》出焉,篇什浩繁,诸体错杂,学者童而习之,白首而莫得其端。余不自量,间取其诗而宰割之,首列乐府,次汇古诗,析其疑滞,订其讹舛,补其漏佚,删其重复,都为五十六卷,题曰《诗所》。即不敢谓雅、颂皆得望鲁、卫之尘,窃于冯氏《诗纪》,薄有厘正功云。^{[1]110-111}

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三“《诗所》五十六卷”云:

初,临朐冯惟讷辑上古至三代诸诗为《风雅广逸》,后又益以汉魏迄于陈隋诸诗,总名曰《古诗纪》。懋循是编,实据惟讷之书为稿本。惟讷书以诗隶人,以人隶代,源流本末,开卷灿然。懋循无所见长,遂取其书而割裂之,分二十有三门……颠倒瞽乱,茫无体例……《诗纪》搜采虽博,亦颇伤泛滥。故后来常熟冯舒有《匡谬》一书,颇中其病。懋循不能有所考订,而掇拾钉订,以博相夸,又不分真伪,裨贩杂书以增之,甚至庾信诸赋以句杂七言亦复收入,尤为冗杂矣。^{[6]1755}

四库馆臣对《古诗所》的评价显然很低,然是书在当时还是有一定传播和影响。刊行后,臧懋循赠书于通政使姚思仁,请他在同僚间代为宣传,并派家人到京城销售^{[1]147}。当时漕运总督李三才见到臧懋循所刊《古诗所》后,慕其才而“肃书币聘”^{[1]180}。

其三,编刊《唐诗所》。这是臧懋循编刊的唐诗总集,原计划分前集、后集与别集。其《唐诗所序》云:“余因复辑《唐诗所》若干卷,与前书合。各体类从,仍如前例。搜引厘正,力倍于前,乃敢私寓轩轻。姑以初盛为前集,寻以中晚为后集,以中晚之可抑者为别集,抑之而不忍废者,尚为后乎唐者地也。”^{[1]113}前集四十七卷,为初盛唐诗,现存,有明万历三十四年(1606)臧懋循雕虫馆刊本,已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集部第326-327册。每卷卷首皆注“前集”二字。半页10行,行21字,小字双行同。白口,左右双边。有《凡例》与自序,序末署“万历丙午夏至日书于秦淮僧舍”。亦附臧懋循所辑《历代名氏爵里》一卷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一百九十三“《唐诗所》四十七卷”云:

凡十有四门,曰古乐府,曰乐府系,曰三言四言古诗,曰五言古诗,曰七言古诗,曰杂体古诗,曰风体骚体古诗,曰五言律诗,曰七言律诗,曰五言排律,曰七言排律,曰五言绝句,曰七言绝句,曰阙文。每门之内,又各以题目类从。锲钉割裂,亦张之象《唐诗类苑》之流也。^{[6]1755}

后集为中晚唐诗,书稿被盗,似乎未能刊行。臧懋循《寄谢在杭书》曰:“向集中晚唐人诗,已得十之八九,而庚戌冬为亡赖子盗去大半。搜罗校订之勤,一旦尽废,每顾及,未尝不怒恨几裂腹也。”^{[1]150}至于别集,不见记载,应是未刊,乃至未编。

其四,编刊《六博碎金》。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五、《县志》著录为八卷、《谱志》著录为九卷。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子部第1106册收入《六博碎金》七卷,言作者佚名。考是书版心均题“雕虫馆”,而“雕虫馆”乃臧懋循刻书堂号,可知为臧氏编刊。它是残本,卷首无标识,开头即凡例,且凡例始页或开头数页缺失;最后一卷才三页,显然亦有脱落,或不止七卷。现存七卷依次为:赏采、宣和谱、续貂谱、除红谱、斗腰谱、双成谱、投琼谱。六博是古代一种掷采行棋的博戏类游戏,而《六博碎金》是六博这种游戏的棋谱。

其五,编刊《棋势》十卷。《谱志》《县志》均著录。臧懋循《寄谢在杭书》曰:“曩有《棋势》十册,久在记室,幸便间捡掷,将并付梓人,以广其传,亦千金敝帚意也。”^{[1]151}据此,是书尝在谢肇淛处,臧氏欲讨回付梓。从“千金敝帚”之语来看,当为臧懋循所编。而《寄谢在杭书》作于明万历四十一年(1613),《棋势》若刊行,当在此年后。钱谦益说臧懋循南京为官时,“每出必以棋局、蹴球系于车后”^{[6]465},正是这种风流放诞的性格,导致其中白简而罢官,并有了《棋势》与《六博碎金》这类书籍的编刊。

其六,校刊《仙游录》《梦游录》《侠游录》《冥游录》。以上四录为元人弹词,一般认为是杨维桢所撰。其中《仙游》《梦游》二录,臧懋循得于“里中蚕姬家,校刻行世”^{[1]122}。臧懋循《弹词小序》即为刊刻这两录所作,曰:“近得无名氏《仙游》《梦游》二录,皆取唐人传奇为之敷演,深不甚文,谐不甚俚,能使呆儿少女无不入于耳而洞于心,自是元人伎俩。或云杨廉夫避乱吴中时为之。闻尚有《侠游》《冥游》录,未可得,今且刻其存者。”^{[1]116}10年后,“岁壬子”(1612),臧懋循因采茶过长兴寿圣寺,其仆人在该寺阁楼中发现一批藏书。臧懋循“亟命检之,则所谓《侠游》者在焉。读其书,较前二录小异,而豪爽激烈大过之,摹写当时剑仙诸状,若抵诸掌,诚千古快事。然其间脱落者十二三,不敢泥阙文之说,辄为详其首尾,绎其意义,仿而足之”^{[1]122}。据此,《侠游录》是个残本,然臧懋循在《寄谢在杭书》中却说:“《仙游》《梦游》而外,复得《侠游录》四种,较前二录稍优。”^{[1]151}所谓“稍优”,大概是就该录所存的文字而言。《谱志》只著录臧懋循校刻有以上三录,而无《冥游录》。然朱彝尊曰:“(臧懋循)购得杨廉夫《仙游》《梦游》《侠游》《冥游》弹词,悉镂板以行。”^{[4]454}据此,臧懋循也曾访到《冥游录》而刊行之。

其七,校刊《元史纪事本末》六卷。是书乃陈邦瞻撰,臧懋循为之序。《负苞堂文选》卷三收入该序,曰:“于是刘侍御阳生氏发其议,陈司勋德远氏辑其书,余为校而梓之,以其板归之国学,而二十一史乃全。”^{[1]100}据此,臧懋循曾校对、刊刻过该书,然其所刊书不存。《元史纪事本末》现有四卷本、六卷本、二十七卷本,均题臧懋循补,但均非臧懋循所刊。

其八,校改与刊刻《古本荆钗记》。

其九,删订、评点与刊刻《玉茗堂传奇四种》八卷³。

(三) 辑评校阅

其一,编辑、校阅《兵垣四编》六卷。《谱志》著录臧懋循校刻有《兵垣四编》。徐朔方《臧懋循年谱》亦认为臧懋循曾刊刻是书,时间是明万历四十七年(1619),因为该书有臧氏是年所作跋。笔者以为,臧懋循并无刊刻之举,他的工作只是编辑、校阅。这个辑本后来被其外甥闵声所得,才刊刻行世,时间是明天启元年(1621),此时臧氏已卒。闵刻本《兵垣四编》臧懋循跋曰:“因手辑诸编,而附以《边海图论》,汇为六卷,存之篋中,以俟知兵者识兵机之有在。”^[15]又闵声跋曰:“曾于先渭阳晋叔氏手受诸编。”^[15]又闵映张跋曰:“兹汇而梓之以传者,则张从父襄子氏也。”^[15]又明天启元年(1621)陈继儒跋曰:“臧晋叔酷好此书,高卧山中,批阅点定,悠然有隆中抱膝之思焉。闵襄子得之,因付剞劂氏。”^[15]

其二,删改、评点《昙花记》四卷。《湖录》《县志》《谱志》均著录臧懋循删定是书,《谱志》将“昙”讹为“墨”。《昙花记》为屠隆所作传奇,原本 55 出,臧懋循将它删为 30 出,减少近二分之一。^[16]除了删改,臧懋循还对它进行了评点。日本内阁文库、国家图书馆均藏有臧氏评改本《昙花记》,乃明代朱墨套印本,但不能确定是否臧氏所刊。国家图书馆藏本仅存卷一与卷二。半页 9 行,行 19 字,四周单边,眉栏镌音注和评释。有臧懋循《昙花记小序》,署“若下里人臧晋叔书”。卷一首页题“甬东屠长卿撰”“吴兴臧晋叔批评”。

其三,点定闵声、闵映张刊《董解元西厢记》四卷。

其四,校订《季汉书》六十卷,《正论》《答问》各一卷。明谢陛撰,北大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等有藏,收入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史部第 30 册,每卷首署“长兴臧懋循订”,不能确定是否为臧氏所刊。

其五,编《古逸词》。《县志》著录,内容不详。

由上可知,由于嗜好文章,又半生赋闲在家,臧懋循著述编刊成果颇为丰富。

三、发行销售与获利

相比当时湖州茅氏、闵氏等经济实力雄厚的刻书望族,臧懋循家族经济较困顿,有三方面原因:一是臧懋循罢官后没有东山再起,也没有入幕,其子孙亦无出仕者,门第走向衰落;二是明万历后期以来,湖州水旱灾害频发,土田收入大减;三是臧懋循子孙两代人口众多,所嫁、所娶又多为仕宦大族,开支庞大。在这三个方面因素作用下,臧懋循一家入不敷出,先人遗产消耗殆尽,经济日益拮据。在给友人的书信中,臧懋循时常叹穷。在《寄姚通参书》中,他说自己罢官后,值岁之不时,并为婚嫁所累,祖上遗产荡不复存,只好“汗漫江湖,佣文自活”^{[1]147}。在《与曹能始书》中,他说自己为第四子娶妇,“空囊本不能有所营办,而妇家又不見怜,往往求多,几至析骸决脑矣”,以致被“债家所束”^{[1]146}。

臧懋循刻书的发行销售情况正是由这种经济状况决定的。因财力有限,而大部头著作的刊刻费用又很高,所以他一般是分集刊刻,以前集销售所得,支付前集出版费用,并买纸谋刻后集。《元曲选》的刊刻就采取了这种策略,前集 50 种出版后,他给友人黄汝亨写信说:“先以五十种行之”,“空囊无以偿梓人,姑藉此少资缓急”^{[1]144}。《唐诗所》的刊刻也是如此。现存臧氏所刊《唐诗所》四十七卷,收的只是初盛唐诗,实际上是其前集,每卷卷首即注有“前集”二字。《唐诗所》前集出版后,臧懋循写信给姚氏友人,说:“别遣奴子,賫售都门,将收其值,以给中晚唐诗杀青资斧。”^{[1]147}臧懋循原本打算把中、晚唐诗作为后集,可惜后来书稿被盗而未能出版。当然,臧懋循的分集出版策略也是基于商业盈亏考虑。如果前集销路不好,后集自然少出乃至不出,以免积压和亏损。

臧懋循所刊《元曲选》与《唐诗所》等大部头著作,其读者受众主要是文人士大夫。因此,在营销策略上,他通常是派人到文人士子集中的通都大邑进行销售,并寄书给这些通都大邑的知名友人,让他们帮助宣传,以扩大销路。《元曲选》前集出版后,臧懋循请友人黄汝亨代为宣传“兹遣奴子赏售都门,亦先以一部呈览,幸为不佞吹嘘交游间”,“倘有所须,自当续致,不敢以此噉丈也”^{[1]144}。黄汝亨是明万历二十六年(1598)进士,官至江西布政司参议,晚年门人众多,对《元曲选》的销售与传播应该能起到作用。《唐诗所》前集出版后,臧懋循曾请担任通政使的颇有权位的姚思仁帮助宣传:“幸丈留意,于长安贵人及计吏间多方借之吹,是即诗林大擅施,不独弟一窆人怀感已也。”^{[1]147}

显然,臧懋循的编刊活动以营利为目的,所刊书籍是作为商品来销售。关于臧懋循书籍的销售获利情况,并无文献记载。然而,正如朱恒夫所说,臧懋循《元曲选》所收杂剧多为罕见之本,收藏者与读书人都会关注,而且当时汤显祖“四梦”正风行世上,几令洛阳纸贵,《西厢》减价,臧懋循若能删繁就简,校正音律,使其适合于舞台演出,世人定会视为书中之璧,那么这些书籍的射利也就不在话下。^[17]

臧懋循所刊《玉茗堂传奇》中的《牡丹亭》,是现存《牡丹亭题辞》署年为“万历戊子”的众多刊本中最早的,这也许能说明臧懋循对剧本畅销先机的把握。刊刻《荆钗记》,臧懋循打出了从友人处得到周藩王所藏“古本”“秘本”的旗帜,宣扬它是丹丘生手笔,“构调工而稳,运思婉而匝,用事雅而切”,与“今坊本大异”^{[1]123}。然凌濛初认为它虽然“韵叶而调谐”,但“穿凿斧痕”,“非元人面目”,“澁溜之味,善尝者自别之”^{[7]260}。可见,所谓古本《荆钗记》很可能是臧懋循自己删改制造的一个本子。而臧氏刊行这样一个所谓的大异于坊本的“古本”,是因为当时《荆钗记》风行于世,可以之射利。另外,臧懋循评点、改定《昙花记》也是因该剧在当时很受欢迎,曾被杭州翁文源、天绘楼两个书坊刊刻。据冯梦祯《快雪堂日记》,冯氏曾于明万历三十年(1602)八月十五日与九月初十日两次观看该剧演出,地点分别是杭州西湖与嘉兴烟雨楼。该剧的频频刊刻与上演,极大地提高了它的知名度,激发了文人士大夫购买与阅读剧本的兴趣,其畅销也就不在话下。因此,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该剧臧氏刊本,但他选择改定此剧,就已体现他的商业眼光。

一方面,可从《元曲选》等书籍的畅销情况,来推知臧懋循刻书的获利情形;另一方面,可从当时一卷书的盈利情况,来大致推算一部《元曲选》的利润。据学界研究,明万历年间刻本的平均售价为每卷1.8钱,其刻印成本则是每卷0.124钱。^[18]《元曲选》的一卷为一个杂剧,每卷篇幅不算小,而且比较均衡。若按这个平均数来算,则一部百卷本的《元曲选》售价约为18两,成本不到2两,盈利可达16两。据《中国古籍善本总目》著录,目前国内就有30个图书馆藏有臧懋循刊《元曲选》万历本,^[19]可见,当时卖出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。若按卖出百部计,则大约可获利1600两,其收益确实颇为可观。

谢文柏主编《长兴县志》说:“(臧懋循)创办印刷工场,自选,自编,自刻,并亲自主持书籍发行,成为中国最早一代具有代表性的私人出版商。”^[20]这段话常被研究臧懋循者引用,但并没有人提供臧懋循创办印刷工场的文献资料。笔者在《朱太复集》中翻阅到朱氏请臧懋循印刷书籍的一札尺牘:“仆有书癖,辟雍图书之府,木板俱在,藏有奇籍,一一使闻,并示纸工直,当费金从门下乞刷数百册尔。”^{[21]卷四十七}臧懋循既然可以接受印刷业务,显然是开有刻书工场,所以这条资料很有价值。然其刻书地点是在长兴县城,还是水口老家,或是其寓居的南京,不得而知。现只能据臧懋循所刊书版心与序跋题署以及序跋后所钤印章等,得知其刻书处曰“雕虫馆”,像《元曲选》《六博碎金》《玉茗堂传奇四种》《唐诗所》均有“雕虫馆”标记。

参考文献:

[1]臧懋循.臧懋循集[M].赵红娟,点校.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2.

[2]潘之恒.漪游草[M].明万历刻本.北京:中国国家图书馆藏.

[3]赵定邦.长兴县志[M].1874(同治十三年)修.增补刊本.1892(光绪十八年).

-
- [4]冯梦祯.快雪堂集[M]//四库全书存目丛书·集部:164册.济南:齐鲁书社,1997:711.
- [5]朱彝尊.静志居诗话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.
- [6]永瑤,纪昀.四库全书总目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65:1615.
- [7]钱谦益.列朝诗集小传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8.
- [8]中国戏曲研究院.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:四[G].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1959.
- [9]叶堂.纳书楹曲谱正集[M]//续修四库全书·集部:1756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:284.
- [10]邓绍基.关于元杂剧版本探究[J].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.2006(1):110-115.
- [11]杜海军.《元曲选》增删元杂剧之说多臆断[J].广西师范大学学报,2008(3):12-16.
- [12]郑骞.臧懋循改订元曲选平议[M]//景午丛编.台北:中华书局,1972:409.
- [13]李玉莲.“网罗放佚”与“删汰繁芜”——元明清小说戏剧的选辑传播[J].齐鲁学刊,1998(2):13-17.
- [14]赵红娟.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的戏曲编刊活动及其特点[J].中国文学研究(辑刊),2016(2):100-116.
- [15]臧懋循.兵垣四编[M].闵声,编.朱墨套印本.上海图书馆藏.1621(天启元年).
- [16]潘星星.晚明杭州坊刻曲本研究[D].南京:南京师范大学,2011.
- [17]朱恒夫.论雕虫馆版臧懋循评改《牡丹亭》[J].戏剧艺术,2006(3):40-48.
- [18]袁逸.明代书籍价格考——中国历代书价考之二[J].编辑之友,1993(3):61-64.
- [19]翁连溪.中国古籍善本总目[M].北京:线装书局,2005:1907.
- [20]谢文柏.长兴县志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1992:799.
- [21]朱长春.朱太复文集[M]//续修四库全书·集部:1361册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:643.

注释:

1 据笔者统计,臧尔炳所刊《负苞堂诗选》共收诗歌 177 首。

2 这种态度在臧懋循所作《冒伯麟诗引》中亦有流露,曰“夫诗之不可为史,犹史之不可为诗,世顾以此称少陵大家,此予所未解也”,“少陵淹通梁选,出入楚骚,其志量骨力岂不凌厉千载,然而唐体亦自此亡矣”。见赵红娟点校《臧懋循集》,杭州: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120页。

3 臧懋循校刊《古本荆钗记》、删评与刊刻《玉茗堂传奇四种》的具体情况以及后人对臧懋循校改汤显祖传奇的评价,可参阅赵红娟《晚明湖州四大望族的戏曲编刊活动及其特点》。